

## 標準病人的免疫病史

一開始的時候，母親說，以後你還會遇到很多病的。

想了一想，她似覺不妥地改口：我是說，你會好好的。健健康康，就像我一樣。

母親確實一直健康。她的外表就像她的年紀一樣，是頑強的四十歲。當他蜷縮在自己的房間裡，聽到她急急下樓的腳步聲時，彷彿看見那雙強韌的小腿劃開空氣，腳板結實地踩在樓梯上。在那之間有著難以計數的力量流動，先是從防滑銅片回擊，再被下一個跨步攪亂了節奏。他看不到但是能夠閉起眼睛，全黑的視域裡便會浮現長長的柏油路，兩旁樹影交疊。路的盡頭就是醫院，他不知道醫院該是什麼顏色，但總歸是方形的大樓，而且內裡一片純白……

然後就沒有了。

就像在這裡，他坐在一個小小的軟墊上，周圍坐了一列又一列像他一樣的人。但他們都明白，這一個寬廣的大殿裡什麼都沒有。

那句他僅記得的經文：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那麼多的事情他都將，或者已經，不記得了。他知道所有的記憶都在滑落，被一片濃重的黑幕驅走掩蓋，就像是閉上眼拒絕光線但比那個再強烈一點，硬生生的。就算他曾經艱難地背誦演練。

母親從來不帶他去。

直到那一次帶他去。

他始終閉著眼坐在軟墊上。在忘記以前他始終閉著眼，他記得房間外面的世界亮得可怕，那些不同顏色的能量撞擊他然後逸走，在進入室內之前他只能閉著眼，保護著太過脆弱的眼睛。母親抱抱他，輕輕附耳：到了，小心階梯。進到醫院裡面之後，他立刻因為被無邊無際的白色包圍而感到安心。他問母親：到了嗎？我們到了嗎？

母親牽著他的手沈靜地說：剛開始而已。

他被安置在一個能旋轉的靠椅上，再過去有一張床、一張書桌和兩張椅子。其中一張椅子坐著一位穿著白袍的先生。這個房間真好，他舒服得幾乎想蜷縮起來。

然後母親猛然撞進門來。

母親臉容痛苦，手揪著胸口：「醫生、我、我……」

醫生連忙指揮母親坐下，問她怎麼了。母親一隻手放在胸前，坐得很直，稍往前傾，好像不這樣就會感到疼痛。她的胸膛急速地前後移動，斷斷續續地說：「我、我喘不過氣來……」他嚇壞了，緊緊抓住椅子邊緣。他想母親那麼健康，而那樣的的身體裡竟然也瞬間長出了膨脹收縮的炸彈。醫生很冷靜快速地問了幾個問題，起身擺弄一些金屬工具並且把它們用在母親身上。母親的呼吸漸漸平穩下來，身體的線條也變得柔軟，最後醫生遞給母親一張寫滿字的紙，說：「拿這張到櫃台領藥。」頓了一下，等母親接過，問道：「你是自己一個人來的嗎？」

母親搖了搖頭。她說：「我和我男朋友來的。」

他睜大眼睛注視母親，但她並沒有回看，彷彿他的不存在和她的男朋友一樣真實。

醫生說：「那就好，記住不要自己開車，妳現在最好不要太過用力。」

母親說好，退了回去。接著醫生離開，又走進第二個穿白袍的先生。

再一次，母親猛然撞進門來。

那一天母親一共撞進來七次。每一次都呼吸困難，坐姿僵硬等待七個不同的醫生施用金屬工具。醫生們問母親的問題不太一樣，但母親的回答總是差不多：上禮拜到山上露營就發生過一次了、剛剛坐在沙發裡突然喘不過氣來、坐在急診間裡比較沒那麼喘可是頭有點暈……只有最後一個問題是相同的：「你是自己一個人來的嗎？」而第七次的時候他已經從緊張、困惑和憤怒之中安定下來了，他想這或許是某種秘密的遊戲吧，於是搶在母親之前說出口：「我和我男朋友來的！」

第七位醫生和母親驚詫地望著他。

他有點害羞地補了一句：「那就好，記住不要自己開車……」

小房間裡沉默了幾秒，母親才突然回復了健康的呼吸和聲音，對醫生迭聲：「抱歉、抱歉……」

從那天起他才終於明瞭母親的職業，也開始接受她的訓練。

母親說，作為一個病人，最重要的事情是每一次都要一模一樣。每個醫生會問差不多的問題，做差不多的事情，但是：「生病的人，不能夠只是差不多。」母親真的能夠每次都一樣。有一次她負責生一種手腕發炎的病，只要手掌往後彎到十五度就會劇痛，於是不管醫生前彎、左彎還是用小鎚敲手腕，她都微笑得像是優雅的貴婦——她對醫生說她是；「這也是病的一部分。」她事後對他說——，但只要稍微往後折拗到十五度的瞬間，她便會痛得用力甩掉醫師的手，抱回胸口，眼淚和尖叫一起迸出。

母親說你來試試，把貴婦改成，改成有錢少爺好了。

他說好，從門外走進坐著母親的房間。那是家裏的房間，並非全白，但幽暗的微光也很令他放鬆。

母親醫生問：「你有哪裡不舒服嗎？」

「我...我痛。」他說。

母親皺眉：這樣不行，要把話說清楚，你是個有錢人家的少爺呢。

他吸一口氣：「我覺得手痛。」

他感覺到醫生的視線落在覆著彈性衣的手上，感覺到視線的顏色，一種灰藍色的能量徐緩靠近，終於狠狠在他的膚表炸開。他立刻哭了起來。好痛這是真的好痛，不是生病，而是真的生病。他想起房間外面的世界，他想怎麼外面世界的顏色會跑進來，怎麼已經結了痂的手背手腕竟然還會痛。他以為在十歲那年他就會永遠忘記什麼是痛了，但母親催促著，怎麼痛呢？是這樣嗎？（她一根一根地牽動他的指尖）是這樣嗎？（她揉著大拇指的根部肉處）是這樣嗎？（她抱著十歲的他從淹沒了一切顏色的黑幕中跑出來）是這樣嗎？（是的妳快停止妳為什麼不乾脆停下來——）

他的眼淚啪嗒啪嗒落在長褲上。

母親醫生試過了十四度，十六度，以及十五度，每一個角度他都覺得痛極了。

十歲的他年幼得還不知道該如何稱呼這種灼傷，當他小心地坐穩在木頭製的課桌椅上，他努力讓自己不要有分毫移動。但沒有用，四面八方的顏色投擲過來，灰藍色的深紫色的亮黃色的淤紅色的.....他們看著他。然後灼傷。

母親抱抱他，用袖子擦乾眼淚，但仍然輕聲地說：這樣不行，我們再練習一次。

就是在那次，她說，以後你還會遇到很多病的。

就像她已經遇過的那樣。她曾經嚴重頭暈、喉嚨痛、肩膀肌腱撕裂傷、骨膜發炎、下背疼痛導致難以站立——或者因為差不多的理由而難以安坐——、心絞痛以及他第一次看到的呼吸困難。生這些病的同時，她還必須同時扮演麵攤老闆娘、大公司的總機小姐或成衣廠的女工。

現在，當他蜷縮在自己的房間，聽母親離去的腳步聲時，他不必閉上眼也能夠看見即將發生的事。母親強壯的小腿跨入醫院，一位年老的醫師遞過來幾張紙。她坐下來，很認真地讀著：

妳是一位36歲的女性，因為背痛來到急診室。

妳的生命徵象（vital signs）如下：

體溫：36.6°C

脈搏：90/min

呼吸：20/min

BP：130/80

.....

如果學生在妳坐姿時伸直妳的右腿，妳的腰痛會加劇。

妳可以用妳的腳趾慢慢地走，不過不能用妳的腳跟走動（妳只能走一步，然後疼痛會加劇使你無法再往前）。

妳很難彎腰去觸摸妳的腳趾（當妳的手指伸到膝蓋時便停住了）。

一個小時之後，她會和一群標準病人一起來一個房間，出現了另外一位年老的醫師，他負責檢查她是否真的有背痛。生病這項工作必須由沒有生病的人擔任。走出房間之後，她到廁所裡換了一套花色較豔的衣服，以符合三十六歲鮮少出門的家庭主婦形象。最後，她一次一次地敲診療室的門，面對每一個不一樣的醫生說出一模一樣的台詞。有些醫生會緊張，講話

有點發抖，有的醫生則不太聽她講話。所有的醫生都知道她沒有生病，卻全部都在努力地找出她的病。

有的時候他們會在病歷上寫下錯誤的答案，開出錯誤的藥。但她就像是個生病的三十六歲家庭主婦，努力想鞠躬道謝但是又痛得彎不下身。

她常去的醫院時薪是三百五十元，往往會多發幾百塊津貼。離開之前，接待她的兩位年老醫師會稍微詢問她，剛才的幾個學生表現如何。她會稱讚那幾個有禮貌的，然後含蓄地說，第三個是不是比較沒有經驗一點，手勁有點重……兩位年老醫師側頭沉思幾秒，接著謝謝她今天準時來：沒有你們的話，我們還真不知道該怎麼辦。

她合宜地笑，受寵若驚般：哪裡哪裡，可以考醫學生的試呢！這是我的榮幸。

她會在回家路上買兩份快餐，帶一杯水果冰沙給兒子。她有時候會忘記自己已經恢復健康了，仍然拐著膝蓋走路，直到飲料店的老闆娘親熱招呼：「唉呦！受傷囉！」她用銅板換過塑膠袋，敬業地繼續扮演傷者：「昨天跟兒子去爬山，扭到了。」老闆娘有時候會再關切要不要去看醫院，她就揚揚手指向來時路剛去過。她想老闆娘一定在暗罵兒子不孝，怎麼讓受傷的母親出門買晚餐，她在心裡幫兒子分辨幾句：唉，工作忙嘛，平常都不見個人影。轉進公寓門內，她立刻挺起身體走上樓，把食物放在客廳，敲兒子的房門。

他打開房門，穿著肉色的彈性衣，外罩一件綠色夾克。彈性衣像一層厚厚的皮膚，但顏色比真正的皮膚深，比燒傷的痂塊淺。在耳朵、眼睛、鼻子、嘴巴有彷彿臨時剪開透氣的開口。

母親會輕聲說，我們再練習一次。

時間一久，他開始不確定自己是否穿著彈性衣進到望觀的？

在進來以前，他記得所有的事。記得所有經歷過的練習，也記得所有還沒作過的練習。那些關於生病的練習。而當疾病變成一種衣服，可以穿上脫下，而且能編織的固定不變時，他便可以穿著這些衣服，在那些醫生面前表演。但他不確切記得了。在望觀裡遺忘是常態，他時時複習著自己目前所能記得的一切，像是末代君王巡視日蹙的國土。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然而每一次的複習亦都保證了遺忘，保證了這一秒所複述的記憶和未複述的那些……

母親說，每生過一次病，那種病就再也不會復發了。

這叫做「免疫」。

母親再次端坐在房內，讓他敲門入內。他這次是一個高中生，因為使用了太久的滑鼠，所以罹患了隧道腕關節症。

手腕向下彎曲到三十度時劇痛。

可以伸長五指，但無法用力。

你十分困擾於無法握筆、打字。

母親醫生拗著他的手。母親醫生和一般醫生不一樣的是，一般醫生不知道答案。她刻意將手腕左彎、上彎，直到最後才下彎二十度。再往下。

他再次感覺到灰藍色的視線，徐緩而堅定地穿過彈性衣，抵達膚表。

他咬牙準備忍受疼痛。

再往下，三十度。

他用力甩掉母親醫生的手，眼淚與尖叫一起迸出：「醫生，痛！」

母親醫生鎮定地說，啊，你最近是不是很常用右手？

「沒、沒有……」

她側頭，沒有？頓了一下：應該是關節發炎了。

他聽到自己很驚慌的聲音說：「醫生，我下禮拜要期中考，能寫字嗎？……」

母親醫生抬頭看他。兩人相視，他感覺到自己前所未有的強壯，至少有一個地方的傷病已全然地「免疫」了。

她說：「我們今天就練習到這裡。」

你會好好的。健健康康，就像我一樣。

那天夜裡，他蜷窩在自己的房間裡，看著佈著癍痕和肉芽的雙手。他伸手拉開窗戶，這是十歲以來第一次這麼做。他閉上眼，因為眼睛仍然脆弱得禁不起任何顏色、任何視線。微微感覺有風，微涼微濕。他讓自己的手像新生的植物枝幹望窗外生長，極慢極慢地越過窗

襦，終於推了出去。他感覺到無數的能量衝擊著皮膚，可是他完全不覺得痛了。作為一個標準病人，他第一個學會生病的部位是腕部和手掌。

次日，她發現兒子的彈性衣少掉了腕部以下的部位。她在垃圾桶裡找到被剪碎的肉色合成布料。

七年多來，兒子早就不用繼續穿著它了。

但是只要脫掉它，兒子便會像是著了火那樣在地上翻滾。十歲之後，他酷嗜冰涼的飲料，每晚都像取暖般捧著它，直至冰消溶解。

她加快練習的進度。每天，她一早就到醫院去，或者扮演標準病人，或者幫忙訓練新的標準病人。她幾乎不會帶兒子去。如果離家最近的醫院沒有工作，她就托認識的醫院義工幫忙打聽哪裡缺人。像她這樣有經驗、穩定性高的非常受歡迎。而不管去哪家醫院，她一定帶著兩份快餐一份飲料，以及新的標準病人提示單回家。晚餐之後，兒子便揀一張提示單熟讀，敲門入內。

她扮演標準醫生，會犯錯、會無禮。但這並沒有關係，彈性衣越來越像一塊斑駁發癢的痂，即將剝落痊癒。她想也許有那麼一天，兒子就能夠自己走上街道，走進醫院裡，坐在那些因為考試而顯得僵硬緊張的醫生面前。

她愉悅地幻想著，走進了醫院的純白長廊。

今天的她是一個感冒的上班族，有輕微的咳嗽、頭痛、肌肉僵硬、喪失食慾。她熟練地在腦中排演了所有情況，和所有人一起等待上場前的健康檢查。結果向來沒有拒絕她的年老醫師困惑地看著溫度計，說：「妳發燒了？」她突然有點恍惚，剛才已然吸收的整套劇本似乎混淆了她的感官。她點了點頭，又不確定地搖了搖頭。年老醫師加重語氣：「妳發燒了。」接著問她是否有咳嗽、頭痛、肌肉僵硬、喪失食慾的情況。她還是恍惚地點頭，又搖頭，表現得完全不像一個有經驗的標準病人。她看著另外一位年老醫師進來，兩人秘密地討論些什麼，竟然真的開始覺得頭痛欲裂。

然後他就沒有再見過母親了。

坐在軟墊上，他被迫努力地回想。他試圖把某些記憶附著在身旁可及的事物上，比如盤腿底下的軟墊讓他想起醫院的診療室，因為他也曾用同樣的姿勢坐在那些椅子上。他微微睜眼偷瞄身旁穿著桃紅花布的中年女子，想著那就是罹患了腹膜炎的母親。而再前方一點是他，那個顱內出血又試圖隱瞞病情的少年。他們不是母子，但也許一樣健康。他常常會不小心忘記此刻並沒有穿在身上的彈性衣，幸好紋滿全身的肉芽始終都在，他還能及時從遺忘的邊緣把它搶救回來，一步一步回憶它因為自己的標準病人練習而被剪下褪去的過程。先是手，然後是頭頂到眉線，跳到腰、背……他發現這樣的回憶很有益處，因為身體的每一部份都是確鑿的，因而與之連結的資訊就牢不可破，絲毫不受望觀裡面失憶的浪潮所沖刷。這所寺觀之內，除了人以外，沒有任何可辨識的畫面，是一間巨大的空白之屋，而且是活生生的、不斷掠食的空白。

然而他可以牢記的：因為關於生病的所有練習，大多和母親有關。

母親首先是從腳步聲開始消失的，然後一點一點延長未歸的時間。他打開房間的窗子，把頭、手伸出去窺視街道，焦急得沒有餘裕慶祝自己如此健康。成千上萬種顏色的視線向他投擲而來，他耐心一一分辨，卻找不到灰藍色的那種。夜色慢慢濃重，曾經有一段時間空氣中游離的顏色多到他幾乎以為自己又被灼傷了，驚恐地抽回自己的手查看。然而那只是他平常不曾看過的夜景，城市裡的人們點起了各式各樣的光，平常的這個時候他正在背誦提示單，在自己的身上醞釀一種自己沒有的病，好獲得生病的免疫力。他想像今天母親應該在醫院裡生一種很複雜的病，這種病讓她喉嚨痛得不能說話，必須要用寫字和比手畫腳的方式來溝通。但很不巧的，提示單要求母親扮演一位右手被車床壓斷的女工，她不能用慣用手寫字，又識字不多……

隨著時間過去，母親所扮演的標準病人徵象就愈加繁複。他設法編造出新的細節來拖延母親消失的時間，每一個需要五分鐘來表現的細節，他就在內心裡乘上十，或者十二，總之有幾位醫生接受考試就有多少。每當他發明一個新的細節，就能夠安心地睡上一陣子，然後猛然醒來，全身灼熱猶如十歲那年的火場，但他遠遠不只十歲了，所以灼熱也就瞬間退開膚表。他很快地想出新的病徵來解釋母親的不在，有些病徵甚至會塗改掉舊的。比如在他第四次醒過來，他決定母親的手不是被車床壓斷的，而是手指被罐頭機器碾碎，兩手皆是，所以她只能用牙齒咬著筆桿寫字給醫生。再更新的幾個版本裡，他游移著要不要讓母親乾脆不識字，或者讓她必須昏倒在診療室，醫生要先將她急救醒來，才能繼續考試……最後，他靈

感枯竭，索性翻出一整疊的提示單，上面的第一行字總是「你有十五分鐘的時間詢問病史」，他不知道「你」指的是誰——他從來沒有詢問過病史，他只負責回答哪裡痛、什麼時候開始痛。他跳過那些無關宏旨的數據細節，重新閱讀各種病徵，重新在腦中組合出母親的提示單。

天亮了。

他用完了所有已知的病。

城市裡的顏色又漸漸地多了起來，但沒有灰藍色的視線。

就在某一個瞬間，他才找到滿意的解釋。他想，這一次，母親生的病應該是「死亡」。他閉上眼睛，看著母親走入診療室，和醫生稍微談話之後，突然頹倒，暴斃了。醫生無助地面對歪歪倚在桌邊的母親，不知道這是不是考試的一部分，但沒有人進來終止，他也只好繼續處理下去。醫生試圖用一些金屬工具喚醒她，可是她分毫不動，因為母親很清楚，標準病人是不能在問診過程中突然痊癒過來的，一旦開始生病，就真的必須生病了，於是一醫一病，僵持不下……

於是，他換上自己看起來最堅固的衣服，並且收拾了一個背包的物品，十歲以來第一次，自己走上街頭。

母親說過，作為一個病人，最重要的事情是每次都要一模一樣。

沒有母親牽引著他，城市裡的每一條路都一樣。他沿著某一條路往前走，走累了就問路人最近的醫院在哪裡。路人們的眼光各有不同的顏色，但他身上只覆蓋著很少的彈性衣了，大部分地方早就不再刺痛。他走進的第一家醫院是一座米黃色的方形大樓，內裡亦是讓人安心的純白色。他向義工櫃台表明他是標準病人，想問問這裡有沒有工作。義工領他去見了幾位並不年老，但看來十分資深的醫師，醫師們有些遲疑地掃視著他，然後互相對望。

「不好意思，先生，我們不曾用過……」醫師職業性地頓了一下，「我們擔心您身上的舊傷會影響學生的判斷。」

他開始劇烈地咳嗽。

醫師們脫口而出：「您哪裡不舒服？」旋即微笑：「您還是先保重自己的身體吧，標準病人是不能……」

他立刻停止咳嗽，開始打噴嚏。然後站起身來，像一個頭暈的人那樣蹣跚跌跌地走路。幾分鐘之內，他表現了各種不同等級的痛，強度從一到十，幾近真實的表情、汗水、眼淚與呻吟。幾位醫師想要往下詢問或說話時，他便會恢復成一個正常人，搖著手制止，接著展開下一個動作。

他們僱用了他。時薪大約三百五十元，有的醫院會多一些，有的會少一些。領了薪水之後，他會到外面的街上買兩份快餐和一杯冰沙，唯一和從前不同的是，他再也沒有回家過了。他不知道母親「死」在哪家醫院裡，所以打算就這麼找下去。當他坐在人行道微微溫熱的磚頭上用餐時，他會把第二份快餐放在身側，默默背誦今天讀到的提示單，就像是母親帶著他生各種病的夜晚。吃完東西他就捧著水果冰沙，不一定喝下去但一定等到冰涼消逝。有時候他會想起母親第一次帶他去醫院，猛撞進來、喘著氣連一個字都說不清楚的樣子。他想母親生病的樣子真專業，那七次闖進診療室從來沒有偷瞄過他一眼，安安穩穩地說：「我和我男友來的。」就算現在他找到死掉了的母親，她也能忍耐著不睜開眼睛吧。他把空的便當和和滿的便當盒疊在一起，與溫下來的飲料罐一起丟進垃圾桶。他蹲下身來，對著並不存在的母親耳際輕聲說：「我已經完全好起來囉。」

母親沈重的屍身似乎有點激動，輕輕地搖動，他連忙阻止：「不，不要起來。」

「是你告訴我的——只要死過一次，你也能夠『免疫』了。」

（那句他僅記得的經文：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他漸漸地在醫院之間打響了名號。嚴厲的醫學院教授們最初在面試他這麼一個全身嚴重燒傷的帶疤病人時總是面有難色，但很快地也因此發現了他在表演專業之外，獨一無二的價值。他們安排他穿著輕薄的短袖短褲，肢體僵硬地走入診療室，走入受試醫生驚嚇的眼光之中。那些經驗不若醫師豐富的醫生們或者強作鎮定，機械地照著標準程序一一問診，或者嚇得語無倫次，頻頻偷看藏在隱密處的小抄。在一些需要觸診的場合，他們無法迴避癢痕和肉芽，只好用一種輕如羽毛的動作接觸，一邊問：「這樣會不會痛？」他敬業地隱藏了自己的嘲笑，他們不知道他此刻正是前所未有的健康、強大。他仍然隨身攜帶彈性衣的部份碎片，不過已經不再穿戴了，帶著它們只是一種預防萬一的、令人安心的動作。

醫師們都對他說：如果沒有你，我們還真不知道要怎麼考試。

有的時候還會有人補一句：是啊，像你這樣的病人……很少見。

這樣的人會使醫師們沉默下來，有些尷尬的顏色游離出來，輕輕地在他的膚表逸散。

「沒關係，」他合宜地學習母親：「能幫醫學生考試，是我的榮幸。」

他在每個地方的醫院待幾天，沒事的時候就坐在有冷氣的醫院大廳裡打盹，等待臨時的召喚，直到確定母親不在這裡為止。他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找母親，不過反正沒有別的事情做，到她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健康也不錯。他有時走路離開，有時坐車，反正錢花完了，他就問路上的人：「附近有沒有醫院？」他覺得路人們越來越眼熟，男子都像是他病過的角色，而女子都像是母親。他一眼就能夠看出有些人正在生著他生過的病，因為那些小動作和提示單裡面的一模一樣，就像排練了幾百次的他。他到過大都市的綜合醫院，也到過比較小型的地區醫院，它們的外牆各有不同的樣式，但進去都是純白色的內裡。雖然他已經不會因為顏色和視線而灼痛，但仍能感覺它們。而在醫院裡，一片純白，最接近一種什麼顏色都沒有的狀態。

最後他到了一個同時靠山、也靠海的地方。

在狹長的平原中央，醫院鐵灰色的方形建築幾乎是附近最高的大樓。

他走進去，生一些常見的病。

幾天之後，一位資深醫師悄悄把他拉到一旁：「我們想請您幫一個忙。」

他點點頭，但是被醫師止住：「您先別急著答應，這個請求很冒昧，您隨時可以拒絕。我們——我們希望您扮演重度燒傷者的癒後回診，這是我們擬的提示單，您可以先過目再決定……」

「我們曾經用一般的標準病人進行過這樣的考試，但是，您知道的，在視覺和觸覺上總有些微妙處，這個，沒有辦法複製……」

他記得他說好。

坐在**聖觀**唯一的廳堂裡，就是身在整座建築物的核心，四周佈滿了信眾們居住的房間。有一些信眾不住在這裡，往來家中與寺觀參與大家的冥想，但有的忘了再回來，有的忘了離開，最終就全部在這裡住下了。在這裡，時間也是最容易被忘卻的東西之一，因為沒有任何能夠標明刻度的工具可以持久，所有的人為標記比記憶還脆弱，它們首先會被活生生的**聖觀**吞食殆盡。

他在醫院裡聽幾個病人提起過，他們都曾經在**聖觀**裡面待上一段時日。他們說，就是什麼都忘記了，只是隱隱約約知道自己還活著，隱隱約約覺得是不是活著也沒有那麼重要。這些自稱「逃出來」的人們說，只要強迫自己記住一件事，就有機會逃出來。

「但是啊，」他們說，無限懷念地。

但是後面就沒有了，像是沒有逃出來的記憶。

他複習所有過往的事情，一件一件安置在簷柱、橫樑或者軟墊上，像在衣架上面掛著衣服。但有的時候，他也不太確定究竟是在複習還是預習。比如他總是再三回憶起十歲那年，母親用毯子劇烈拍打他著火的身體，可是他不記得自己以前是否記得這件事了。

**聖觀**裡的信眾皆閉眼，或至少垂目，從不看向彼此，也許有些人早就忘了旁邊還有人坐著。

於是他開始利用這些安靜的人，默默編造一疊寫在**聖觀**大殿上的病歷表。他在每一個人的身上辨認出社會特徵，強硬或柔弱的肌肉，粗糙或光滑的皮膚，平整或多皺摺的臉。他由那些特徵想起曾扮演過的病徵，然後把那些病派給他們，於是就記住了自己的某一次表演，以及表演動用到的身體部位。以及母親。

不知道過了幾天，這一次的複習才大功告成。但他總覺得，還少了一件。

他低頭看到自己的手。

那雙手曾經像新生植物那樣，把紋滿肉芽的形體伸出窗外。

而只有這具身體，才能記住最後一次扮演：

標準病人進入房間。他穿著輕便的短袖衣褲，頭頸、手臂和腿部裸露處有嚴重燒傷的痕跡。傷口俱已結痂，開立相關藥物……

標準病人進入房間。他穿著輕便的短袖衣褲，頭頸、手臂和腿部裸露處有嚴重燒傷的痕跡。病人要求止癢、止痛藥物，開立外敷……

標準病人進入房間。他穿著輕便的短袖衣褲，頭頸、手臂和腿部裸露處有嚴重燒傷的痕跡。病人宣稱傷口俱已結痂，但在診視過程中迅速迸裂、並且滲出大量分泌物。標準病人並無呻吟呼痛，但觀其言語，齒列緊併，肩頸肌肉不正常收縮，顯然處於忍耐疼痛的狀態……

他從診療室裡面落荒逃出，感覺到各種顏色又向他撞擊而來，紛紛在創口上炸裂。（彈性衣呢？）無數細小的爆炸在他的身上發生，就像他從來沒有免疫過那樣。他跟踉衝出醫院，痛得在沿路留下幾乎可循的汗跡。他不明白怎麼了。這只是一次標準病人的工作，沒有任何化妝他就演他自己，演還沒完全痊癒的自己，而現在他應當是一個健康的人才對。他無法忍受不斷擊打在身上的能量，狂亂之中也許不住大吼：「看什麼！」他沒有對應任何人的眼光但那些都痛。都痛。

（我需要一個什麼都沒有的地方——）

於是他進來了，但忘了出口在什麼地方。

他不確定自己是不是還有力氣再踏出去，這畢竟是個那麼令人安心的地方，遠勝於醫院，也許還勝於他蝸居許多年的房間。

只是有些可惜，這裡沒有窗，能夠伸出手去試試。

這最後一件，也終於想起來了。

在這什麼都曾經、或即將遺忘的地方，至少他還逆勢想起一件事。他還想起了「痛」，當他心底發出這個音的時候，就算不清楚那到底是什麼樣的字，也馬上能想起，不同的顏色在身上炸開的感覺。

就在今夜，他不知道第幾次坐在軟墊，知道自己準備睡去。就在睡之前，他很短暫地想起了母親的死，那再也不會活過來的母親。

母親，是你說的，那句倒反過來依然真實的話：

只要活過一次，你也能夠『免疫』了。